



法布尔传

〔法〕乔治-维克托·勒格罗 著
杨金平 马雪琨 乔雪梅 邢克超 译



SINCE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法布尔传

[法] 乔治-维克托·勒格罗 著
杨金平 马雪琨 乔雪梅 邢克超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布尔传/(法) 勒格罗著; 杨金平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100-12050-0

I. ①法… II. ①勒… ②杨… III. ①法布尔,
J. H. (1823~1915) —传记 IV. ①K835.65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460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法布尔传

[法] 乔治·维克托·勒格罗 著

杨金平 马雪琨 乔雪梅 邢克超 译

邢克超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050-0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7 插页 1

定价: 45.00 元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新版说明

本馆出版名人传记渊源有自。上世纪初林纾所译传记可谓木铎启路，民国期间又编纂而成“英文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其后接续翻译出版传记数十种。及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汇涓成流，结集出版“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广为传布。

此次重新规划出版，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续写经典、重开新篇。丛书原多偏重学术思想领域，新版系统规划、分门别类，力求在新时代条件下赋予作品新价值、新理念、新精神。丛书分为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发明以及除上述领域之外的综合类，共计五大类，以不同的封面颜色加以区分。

丛书所选人物均为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名流巨擘，他们的业绩和思想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甚至塑造了世界格局和人类文明。所选传记或运笔于人物生平事迹，或着墨于智识求索，均为内容翔实、见识独到之作。读者于其中既能近观历史、反思现实，又能领悟人生、汲取力量。

我们相信名人传记的永恒魅力将为新时代的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我们也期待能得到译界学界一如既往的支持，使这套丛书的出版日臻完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2年12月

目 录

序	1
前言	3
一 对自然的直觉	7
二 小学教师	15
三 旅居科西嘉	26
四 在阿维尼翁	34
五 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61
六 隐居	73
七 诠释大自然	89
八 神奇的本能	119
九 物种变化论	135
十 道德的假象	152
十一 和谐	158

十二	不和谐	/ 165
十三	复圣	/ 170
十四	表现大自然	/ 174
十五	动物史诗	/ 183
十六	另几位大师	/ 195
十七	工作之余	/ 207
十八	暮年	/ 226
十九	盛名之下	/ 248
二十	诸多小奥秘之后的大奥秘	/ 257
	译者后记	/ 262

序

能把认为该做的事办得如此成功的这位挚友认为^①，如果再把我的生平以及受命完成事业的全貌介绍给读者，作为补充，那将大有裨益。

为了办好这件事，他通过我的书信和多次长谈，挖掘出在一定程度上值得回忆的大量内容，它们足以勾勒出一个人的生平，尤其是像我这样，虽不乏忧虑，但缺少小插曲和大反复的人。因为我的一生，尤其是近三十年，几乎完全处于隐居状态，无声无息。

况且，不无益处的是，他提请公众警惕那些关于我本人的谬误、夸张和谣言，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

我这位忠实的门生认为，应该放弃太宽的涉猎和“太多的想法”，并自己承担了这项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出色地代替了他曾经建议由我来写的那份回忆录——但是不佳的健康状况令我难以完成。

然而，再次看到他从故纸堆里找到并且虔诚地整理出来的旧日信函，我似乎又总是感到内心深处翻腾着年轻时候的狂热和往昔的激情，觉得如果不是今天的老眼昏花和体力不支带来了无法克服的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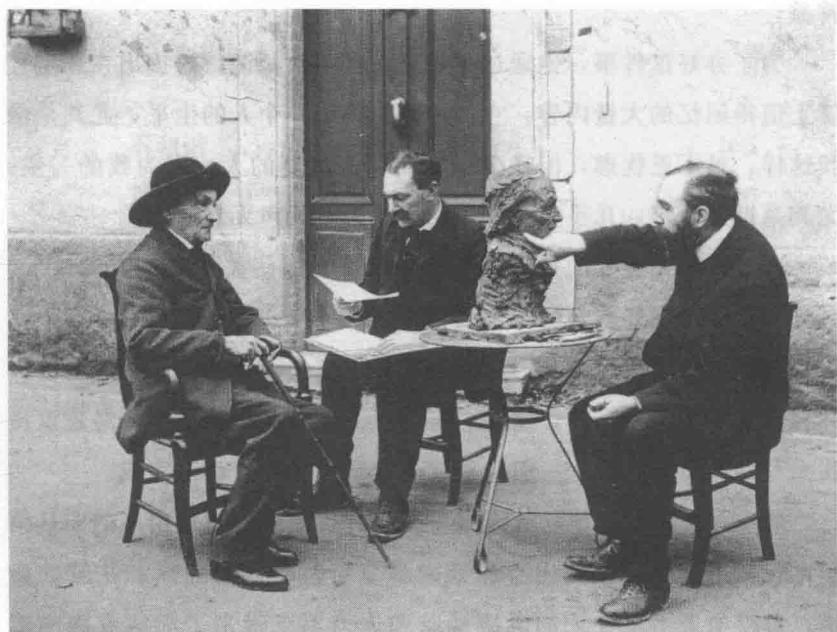
^① 法布尔此序放在我1912年初稿的最前面。

碍，工作热情会依然不减当年。

此外，他很清楚，如果不深入了解使我人生有意义的那些思想，就无法完成这部传记，于是他在我周围重现了我曾经长期注视的那个世界，他把我的方法（大家将看到它们适用于所有的人）、思想以及全部著作、发现压缩在一部感人的传记当中，准确地表现出来。而且，尽管这一意图似乎遇到了明显的困难，他还是完美地把它变成了现实，这是我能期望看到的最清晰、最生动和最完整的表述。

让-亨利·法布尔

1912年于塞利尼昂（沃克吕兹省）



法布尔、本书作者乔治·维克托·勒格罗以及雕塑家

前言

虔诚地收集与知识进步过程某个阶段的标志性人物有关的一切，尤其是在作为教益和榜样的同时还可以进一步突出他们的形象、赋予其著作应有地位的时候，这依然是纪念他们、继续真正与他们沟通交流的最好方式之一。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我才努力保护一位伟大博物学家的居所免遭不可避免的破坏，让它保持 19 世纪末一位孤独观察者住处的原状：只在其背景下才有价值的花园、纪念品、实验室和收藏，接待客人和与亲友进行柏拉图式谈话以度过闲暇时间的餐厅，以及我们人类引以为荣的一位最高尚的人生生活过的普罗旺斯这一隅之地。

也是出自同一目的，我向公众献上《法布尔传》，为纪念他光辉的百年尽自己一份力量。

此书初稿在他在世的时候完成，当时已经很难准确地谈论他。他厌烦做各种广告，全然遗世而独立，几乎可以说他的沉默纵容了很多没有根据的，或者是真实性值得怀疑的传言，它们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有幸认识他并且成为知己，是我最大的乐事之一。作为专注和狂热的见证人，我亲历了他最后那些成果的诞生，目睹了他临终前如此

艰辛、孤独和感人的晚年。当漫步在荒石园^①蜿蜒的小径上，或者坐在那张古朴的桌子旁边与他谈论往事的时候，我从频繁的交往中汲取了太多的教益。他的记忆极为准确，即便是久远的事也好像刚刚才发生。

我尽可能让他自己讲。不正是在《昆虫记》中阐述“博物学家的诞生及其思想发展过程”^②的那些饶有趣味的篇章里，他起草了“一个孤独学生的传记”中最漂亮的段落吗？当然，我只是抓住主要线索，然后再把所有事情串联起来。用同样的词语再现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的内容，或者用不同但大为逊色的词语重复法布尔讲得很清楚的话，都是相当徒劳无益的。

所以，我主要是听他讲，动员他的思绪，唤起他对同时代人的回忆^③或者对过去学生的印象，尽快汇拢所有这些证据加以确认，同时收集他的手稿^④，利用有幸得来的他的全部书信，努力弥补他留下的不足或者空白。

质言之，这些书信并不是很多，人们将在他生平的记述中看到，法布尔不大喜欢写信。^⑤但是，如果说他极少写信，也从不勉强或听命于人写任何东西，那么，不论从哪种观点来看，我有机会收集到的几乎每一封信件都有一定的魅力。这里，没有任何浅薄的关系、无聊的交往或庸俗的亲密，他一生事事严肃并且总是有的放矢。

不过，法布尔在卡庞特拉（Carpentras）和阿雅克肖（Ajaccio）任教时写给他弟弟的信则另当别论，它们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其余所有

① Harmas，原意为“荒地”“荒滩”，法布尔以此命名他最后在塞利尼昂的住处和研究活动场所。——译者

② 给弟弟的信，1898—1900年。

③ 马赛大学理学院教授维希埃尔先生（A. Vayssière）和法布尔的好友、曾在塞利尼昂任教数年，于博蒙-奥朗日（Beaumont-Orange）退休的教师路易·沙拉斯先生（Louis Charrasse），为我提供了大量的个人信息。

④ 我从中颇有收获；从未发表过的材料中有《玩具》（*Jouets*）的片断、对《天蚀》的奇特描述、光彩照人的诗篇《数》（*Nombre*）等，后者在书架的灰尘中沉睡了将近半个世纪，我1912年的初稿首次把它公之于世。

⑤ 对通信的疏忽正是长期损害他声望的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

的书信。因为，这对了解他几乎鲜为人知的青年时代颇有帮助，极好地揭示了他的个性，是对他一生的最佳展现，他的一生是充满活力和无私辛劳的真正诗篇。

是弗雷德里克·法布尔^①的两个儿子，我亲爱的朋友安托南·法布尔（Antonin）和亨利·法布尔（Henri）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他们家族的全部档案，使我能受惠于这些珍贵的书信。这里，我再一次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亨利·德维拉里奥（Henry Devillario）夫人、费利克斯·阿沙尔先生（Félix Achard），尤其是泰奥多尔·德拉库尔先生（Théodore Delacour），后者可能是法布尔在所有朋友中最信任的一位，因此也是他一生的一位最好见证人。

法布尔悠长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涵盖大约六十年，直到买下荒石园；第二阶段是孤独和深深的沉寂，但实际上最为活跃和高产；在最后的第三阶段，这种默默无闻突然大放异彩，它包括最后十年，虽然内容不多，但对我们的思考不乏有益的启发。

在此，不可能不提及雷奥米尔^②和莱昂·迪富尔^③的名字。但是除他们之外，我认为还应该围绕这位主要人物谈及其他几位离群索居的著名观察家，以便通过法布尔来展宽我试图描绘的这些沉默人物崇高生活的画卷。如果有意重操此业的人能够这样来理解，我想这将成为人们可能为博物学研究设计的最生动的导言。

1924年2月

① Frédéric，即让-亨利·法布尔的弟弟。——译者

② Réaumur，法国物理学家、博物学家。——译者

③ Dufour，法国物理学家、博物学家。——译者

一 对自然的直觉

爱默生^①曾经这样说过，世间每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事物都有人为其吟诗作画，并且像童话故事中令人如醉如痴的公主一样，“等待着她命中注定的救星降临”。

大自然的每个部分都充满着奥妙和魅力，逻辑和道理，让-亨利·法布尔向我展示并成为本书中心的这种思想并非谎言：陷入泥潭或者迷失草丛的小昆虫足以令他联想到最高深、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从中发掘出一个神奇的诗一般的世界。

1823年12月22日，法布尔生于阿韦龙省（Aveyron）维赞区（Vezins）的一个叫作圣莱昂（Saint-Léons）的小村庄，距上鲁埃格（le haut Rouergue）的米约（Millau）不远^②，比同为南方人却举世闻名的米斯特拉尔（Mistral）早七年，不过后者的显赫声名将令他相形见绌。

村庄风景秀丽，遍地溪水潺潺，几乎与世隔绝。就是在这里，法布尔开始蹒跚学步，咿呀学语。

圣莱昂曾经是一个重要的中心，历史遗迹至今仍随处可见。实际上，它是石灰岩沙漠中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洲。四周光秃秃的山丘和贫瘠的土地上，只生长着一点黑麦和稀疏的燕麦。除此之外，到处可见

^① Emerson, 美国作家。——译者

^② 原文为“几古里”——quelques lieues, 每古里约合四公里。——译者

的只有黄杨、油亮的冬青、斑鸠造访的刺柏和野猪出没的赤松林。时至今日，野猪有时候还一直跑到村子附近，在暴风雨过后路边的水坑中嬉戏玩耍。

但是，法布尔的幼年时光几乎都是在拉维斯（Lavaysse）堂区的小村庄马拉瓦尔（Malaval）度过的，从那里可以看到耸立在不远处的教堂钟楼。要想来这个村庄，需要穿越大约四十公里高高低低的山路，走过青翠葱绿但却有些荒凉、缺乏吸引力的田野。^① 两旁种着白桦树的道路崎岖不平，在荆棘丛生的荒原和布满岩石的牧场中间蜿蜒起伏，羊群常来牧场觅食。放眼四周，目光所及之处荒无人烟，只见一片片染料木林、欧石楠林和马铃薯田，无边的寂静偶尔会被鹤鹑的叫声、山毛榉树上乌鸦的啼鸣或猛禽无声的飞掠所打破。

就是从这个小村庄走出了法布尔的前辈祖先。他的父亲安托万·法布尔（Antoine）在与法庭执达员的女儿维多利亚·萨尔戈（Victoire Salgues）^② 完婚后离开这里到圣莱昂定居，并在那里作为见习律师为从事诉讼职业做准备。^③

法布尔对大自然的第一印象，来自马拉瓦尔布满荆棘的小路、长满蕨类植物的林中空地以及种植着染料木的田野，他的祖母住在那里。夜晚，和藹的老人一边用纺锤纺线，一边给他讲述美丽、纯朴的童话故事，哄他睡觉。然而，与他已经开始感受到的神奇的真实世界相比，这些假想的童话世界，不论是能够闻出新鲜人肉味的吃人魔王还是可以把南瓜变成马车、把蜥蜴变成仆人的仙女，又算得了什么？

因为法布尔首先是天生的诗人，这是他的本能也是他的志向。从“头脑刚刚摆脱无意识的襁褓”开始，外界事物就给童年的他留下了

^① 给弟弟的信，1846年8月18日：“这是一个缺乏吸引力的地区。”

^② 我在圣莱昂找到了几位法布尔父亲家族中的健在者。另外，在采访的人中，还有一位萨尔戈家族的后人，一位偶然相识的朋友为我翻译她讲的鲁埃格方言。尽管年事已高，但她活跃的思想、巧妙敏捷的回答和雄辩的口才，令人钦佩。

^③ 从事商业或诉讼，这是法布尔出生证明中填写的父亲职业。

强烈而深刻的印象。在他能够回想起来的最遥远的记忆中，他看到自己“还是一个穿着棕色粗呢罩衫的六岁小男孩”或者“第一次穿上吊带裤”的时候，就已经对“步行虫华美的鞘翅或蝴蝶的翅膀如痴如醉”。傍晚时分，他伏在荆棘丛中，试着辨别蝈蝈儿清脆的鸣叫。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走向花朵，走向昆虫，就像粉蝶寻找卷心菜，蛱蝶寻找荨麻。”

瑰丽多彩的岩石，糜集攒动的水底生命，“神奇诗篇”般的动物和植物，整个自然界都令他惊讶，使他为之赞叹，如同“一种难以言传的声音，比语言更温柔，似梦幻般缥缈，抚慰着他”^①。

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爱好完全是天赋，绝非遗传。他自己曾经亲口对我们说，父母和祖辈都从事小农耕作，收入微薄，家境清贫，“他们耕地、播种和放牛”。幼时，为了照明，家人常将一块石板固定在墙上，把沾满松脂的枝条点燃后插在上面。当严寒袭来的时候，为了节省柴草熬过寒夜，大家不得不躲进羊圈，而不远处可以清晰地听到寒风中野狼的嚎叫。这样看来，似乎没有任何特殊的环境可以造就他的这份兴致。

但是，更确切地说，才华的精髓难道不正像本能那样，是从不可见的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吗？

可是，谁又能说，这些尚未开发的大脑里蕴藏着的那些不露声色的思想以及内心深处的观察和长期思索形成的未知财富，不会默默地积蓄着能力和才华的种子，使某位幸运的后人有一天受到垂青？世界上有多少只是因为因为没有能够表达出来才未曾发表作品或者不为人知的诗人！

七岁的时候，父母把他接回圣莱昂，送他上了村里的小学。学校的教员是他的教父皮埃尔·里卡尔（Pierre Ricard），他身兼数职，

^① 《童年记忆》（*Souvenirs d'enfance*），第2卷第IV章及第7卷第XIX章。

“既是理发匠，又是敲钟人，还是唱诗班成员”。恐怕伦勃朗^①、特尼尔斯^②或者范·奥斯塔德^③的作品里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这所学校一样生动的画面。它经常被母鸡和小猪光顾，同时也用作厨房、食堂和卧室，墙上贴着一个苏一张的图画^④。屋里有一个“巨大的壁炉，冬天为了拥有享用美餐的权力，每天清晨孩子们都要从家中带来一些劈柴”。

法布尔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片沐浴着童年幸福时光的土地，他在那里像野孩子一样长大。即使后来经历了无数物质上的折磨和人生沧桑，乃至晚年的逆来顺受，童年那些纯朴而美好的回忆也足以让生活充满芳香。他眼前总会浮现出父亲家中那个简陋的小花园，发现了第一个金翅鸟窝的白蜡树，趴在平滑的石板上第一次听到铃蟾轻柔鸣叫的村头小池塘^⑤，还有从长满参天大树的幽深峡谷中缓缓流出的村尾小溪，他曾经在那里捕捉螯虾。后来，在给弟弟的信中，他曾经回忆起这段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那时候，“他躺在维赞林间的青苔上，摊开四肢，肚皮朝天，吃着奶油和黑面包”；“他猛敲圣莱昂教堂的大钟”，还“拽扯拉维斯公牛的尾巴”^⑥。

亨利有一个比他大约小两岁的弟弟，弗雷德里克，他同样严谨、正直，善于思考，但对管理事务和经商之道更有兴趣。弗雷德里克感到乏味的事物，亨利却乐在其中，他陶醉于新兴科学，可以“在岭上的蓝色风铃丛中，山中的粉色欧石楠里，草地上的金色毛茛和林间芬芳的蕨类植物中”^⑦，采撷到大量的诗句。除此之外，两兄弟“判若

① Rembrandt, 荷兰画家。——译者

② Téniers, 弗拉芒画家。——译者

③ Van Ostade, 荷兰画家。——译者

④ 原文此处只有后半句引号。——译者

⑤ 《昆虫记》(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第8卷, 第Ⅷ章。

⑥ 给弟弟的信, 1846年8月15日。

⑦ 出处同上, “作为兄弟, 我们如同一人; 但我们爱好迥异, 又是两个人。令你十分厌倦的事物却会让我乐在其中。”

一人”，感情融洽，始终互敬互爱。亨利一直像慈父一样关心照料弗雷德里克，替他出谋划策，利用自己的经验帮助他，尽力为他排忧解难，鼓励他沿着自己的足迹闯世界。他把弟弟视为知己，把自己的得与失、好与坏、畏惧、失望、希冀以及所有的想法都告诉他，努力培养弟弟对他研究和探索内容的兴趣。对亨利来说，再没有比弗雷德里克这样更值得信赖，更忠实于他，更为他最初的成就而自豪，更欣赏和崇拜他后来取得的荣耀的朋友了。^①

在他十来岁的时候，父亲，“家族中第一个经受不住城市诱惑的人”，带着全家来到罗德兹^②，开了一家咖啡馆。未来的博物学家进入了当地的市立中学，每个星期天他都去小教堂为弥撒服务，挣钱交学费。在那里，他最感兴趣的仍然是小虫子。当他开始翻译维吉尔作品的时候，唯一令他着迷和难以忘怀的是人物活动的背景，里面有許多“关于蝉、山羊、金雀花的精美细节”。



圣莱昂（阿韦龙省）的法布尔出生地

^① 和哥哥一样，弗雷德里克·法布尔也毕业于沃克吕兹初等师范学校，最初在拉帕吕（Lapalud）任小学教师，后来成为奥朗日（Orange）市立中学教师，曾担任阿维尼翁（Avignon）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长，1859年自愿退出教育界。随后，先后任阿维尼翁商会秘书和沃克吕兹码头主管，最后担任克里翁（Crillon）运河主任，直至去世。

^② Rodez，阿韦龙省省会。——译者